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九三四二八號

【本報已於去年九月二日呈請登記】

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號

今日一張 零售大洋二分八釐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每日發行增刊無定□

定報價格

南接訂購中國境內全年四元【紀念期內特價三元】半年二元二角每月四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分館訂購每月六角餘酌加

廣告刊例

【特別】報頭兩面及上幅橫條價面議【普通】每格計十五字高十九字寬每期一律洋六元干格起碼如指定地位另加【新聞中縫】每格計三十字高十字寬每期洋八元【封面中縫】分格與新聞中縫同每期洋五元

長篇小說 **烟霧花都**

第一百三十五回（網俠我著）

第十三回 慷慨解囊窮途憐浪子 淒涼鬻藝末路惜嫦娥

司徒鈞又去告訴了徐保行、自然也承認下來、不過三天以內、方纔可以如數湊集、司徒鈞又忙着拉了他親自過去覆命、李廣聲道、這樣可以通融辦理、不過總要有一個保人、纔能夠將來有話可說、這一句話又難住了、他們面面相覷、不發一言、徐保行便對柳南鳳道、你索性救我一下罷、我無論如何、總是不會連累你的、請你替我担保一下、柳南鳳沒有答應、司徒鈞道、保行雖然和你初交、也看在我和你是老朋友的面上、總算是担保我好了、柳南鳳道、好了、倘然三天過期、我便賠償五十塊錢、不知道廣聲兄、阿相信我這起碼保人麼、李廣聲道、一言爲定、你答應便是了、當下便散了去 大家各歸原座、楊枝老五看他們忙着走來走去、追問什麼緣故 洪松濤便低低聲告訴了、坐了一會、徐保行也不好意思、再逗留在這裏、先自告辭走了、柳南鳳還叮囑他千萬不可失信、徐保行很誠懇的道 准在後大晚上、仍舊此地會晤、我先來等候你們、請你放心好了、柳南鳳也點點頭、仍舊舞到夜深方纔散了、因爲旅館的房間還沒有脫掉、又趕回房間裏、洪松濤覺着四人一起、不大方便行事、另自在五樓又重開了房間、却約千秋老八去了、雙雙各圓好夢不題、一連幾天晚上、柳南鳳總是沉緬舞場、逍遙快樂、到了第三晚又遇着了李廣聲、大家都等着徐保行、一直等到了散場、還沒有他的蹤跡、李廣聲也沒什麼話說、柳南鳳以爲他是爺討敗子、一時沒有到手、所以爽約不來、那知第四晚第五晚、依然不見徐保行、連司徒鈞也不知去向、柳南鳳又沒有地方尋找、祇得打了電話到蛇報館找司徒鈞、總算他硬着頭皮來了、



□本埠南頭市面、近極熱鬧、蓬萊市場、有國貨運動、文廟路民衆教育館、於十六日亦舉行土布運動大會、有土布展覽、名人演講 十六十七二十四三十日、並有種種游藝、參觀者肩摩踵錯、民衆教育館、風景幽美、有圖書館、音樂室、孔聖人紀念堂、並陳列古衣古物等、現已開放、歡迎參觀、對面有動物園、門票每人六十文、幼童減半、有獅虎孔雀、仙鶴狐兔等、觀者亦衆、（錫）

□南市中華路文廟路口衛爾康飲食館、爲施壽仁君所辦、特請著名廚司、飲食力求清潔、味美價廉、實南市唯一之飲食館、（群）

□無敵無敵 （紅芍）

風行全國之無敵牌牙粉、及各種化粧香品、爲大文豪天虛我生及其子小蝶所創辦、現因擴展計、特在南京路拋球場口自闢三層巨廈、將總務批發會計三部、及原設南陽橋之門市部 搬遷於此、以利營業、但此項計劃、皆由小蝶經營、故內部組織煥然一新 門市增雇女職員若干、都是妙少女 他日電投櫃下、顧客如雲也、新屋一切佈置、經四月裝潢、費三萬鉅金、富麗喬皇、美奐絕倫、茲定於九月十八日開幕、與實廉價、以資推廣、預料盛況、必定空前無敵、

□西施姓課麻沙本 （接第三版）

見洛陽伽藍記、又曾尼寺顯證、何得以寺獨爲和尚化耶、菴乃結草、爲屋苦行僧尼民之、退院僧尼亦居之、初無性別可言、事實具在、散見史集、不待僕指數矣 與其強相分別、謂寺爲和尚化 菴爲尼姑化、毋寧就其性質、謂寺爲官僚化 菴爲平民化、蓋寺乃官府之沿稱、菴則草舍之異名、自來別號稱菴 取義正在此也、編者按筆供菴僧所謂寺爲官僚化者、當即指東漢明帝時、白馬馱經「初至中國、息於鴻臚寺、寺名遂由此而起耳、

九一八

【丹翁】

九一八、是日本明目張胆強奪東北的第一天、然而、九一八以前、日人的處心積慮、想吞併滿蒙、却自甲午戰爭、以至提出二十一條、幾無日不欲得而甘心、九一八以後、囊括東省、製造僞國、進佔熱河、威脅灤東、騷擾松滬、窺伺平津、我們所忍受的奇恥大辱、直更僕難數、幾十年來、所謂同文同種之隣邦、所謂與吾親善者、不意爾爾、其實九一八這一天、不過日人揭破假面具之紀念而已、我國既經此九一八、國家所遭之損失、人民所遭之痛苦、不必言矣、日人且引誘羣衆、欺紿世界說、九一八過去、滿洲將成爲天堂之區、在彼由海島而登大陸、自拓壤而發富源、誠有一步登天之樂、惟我四省人民、則入地獄矣、舉世正講和平、猛出此掠奪花頭、正與樂園中跑來魔鬼相似、可見吾人以及世界丁此悲痛紀念之日、正日人歡欣鼓舞且擡眼下一快之秋、故所謂九一八紀念者、亦僅僅世界上一齣惡劇開幕的一天、然則吾人亦非只紀念此九一八、而九一八以外、皆可付諸悠悠者也、詩以哀之、

酸辛紀念日、見說是今天、那有天堂後、須還地獄前、是眞魔鬼也、大攪樂園焉、但看此惡劇、他能演幾年。

從九一八想到奸商

（歸）

自從九一八暴日侵略吾東北以來、不爭氣的有守土之責者、以不抵抗爲口號、拱手讓人、直至今日、訂立了那種城下之盟、使吾中華民族、壓抑得抬不起頭來、無怪日本人志得意滿、到了九一八那一天、要在僞滿洲國舉行慶祝、還要演出奪取北大營的情狀、不知吾國民對此作何感想、不知吾當局對此作何感想、現在吾國民對此僅餘一些薄弱的勢力、就是在經濟上、不要再受仇人的剝削、這就靠國民的團結力、互相警惕、互相監督、成爲一致之防禦線、縱使日貨十分便宜、我們也不買它、國貨即使貴一些、究竟是國貨、蘇俄的五年計劃、所以能成功、就是國民大家有堅決心、這件物產、倘然國內沒有、或是價錢太貴、寧可不用、決不進外貨、像這樣方纔可以有復興中國之望、却不想上海還有那種商人、貪利作僞、買了日本紗、僞造爲中國廠家所出、天理何存、良心何在、對於此等商家、除了法律懲罰以外、還應加以社會的制裁、從此以後、各消費者、各國貨商場、都應加以拒絕、各消費者、不用以日紗爲原料的品物、各國貨商場、不代銷以日紗爲原料爲品物、吾國民想想九一八的國恥、還不應該有此種處置嗎、

汪精衛兵言釋羣疑

〔侃侃〕

行政院長汪精衛氏、十六晨偕曾仲鳴、唐有壬兩君、乘夜車來滬、而晤宋部長子文、商洽黨國大計、七時三十分在眞茹車站下車 先返蒲石路本邸 八時半赴郦會路訪宋、促膝長談、九時許、立法院長孫科氏亦應召而往、三頭會議、直至十一時四十分始行竣事、各報社記者在門衣靜候消息、汽車內枯坐三小時、見形勢嚴重、於是議論紛紜、百端揣測、而歸納于宋氏之消極、汪宋來滬挽留、爲應去談 惟尙有其他約會、時間恐不能過長耳、態度之誠懇謙和、確能掃除達官貴人之一切惡習、入內坐甫定、汪卽出見、對外間各種謠傳、詳予解釋、尤于外交方面 滔滔不厭詞費、復述中央應付外交環境之苦衷、時至今日、無所謂歐美親日之分、惟有救亡圖存四字、旋謂宋氏本定明晚晉京、此來並非敦促、亦無誤會可言、適在宋宅長談、係討論經濟委員會擴大組織辦法云云 各記者經汪一番言論 委婉沉着 無不感動、適若汪者、可謂深得宣傳之三昧、而其他要人、往往視記者若蛇蝎何耶、

□日本新外務大臣廣田弘毅□

日軍營之電梯

【玄玄】

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所造之營房、耗貲達二百萬、其建築之堅固、設備之周密、直爲威脅大上海之建築物也、前日且招待各國新聞記者、前往參觀、但所領導任人參觀者、僅爲休息室廚房厠所醫院而已、至其武備之各處、皆扃閉拒絕入內、有一日兵、方啓一機關槍室、適見客自遠至、卽闔戶下鍵而去、客有詢以地下室者、則堅稱無此設備、營房中有一電梯、係自動室、無司機人、欲乘坐者、立門外納電紐 機卽上升或下降、機停門卽自啓 乘坐者入梯、凡欲登第幾樓或降第幾樓、亦祇須納電紐、則機昇降自如、到達所須至處卽停、此種自動電梯、昔中央銀行亦曾裝置、嗣以中央銀行出入者皆顯貴、不願自任司機、故仍用司機人、惟中央之電梯、梯門不能自行啓閉、與日軍營略異耳、

朱家驊得獎之訛傳

【微妙】

第一期航空券開獎以後、因爲未將得主眞姓名宣布、因此外間遂有種種的傳說、有一度曾傳說是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君所得、現在對於褚氏的傳說漸隱了、便又傳說是交通部長朱家驊君所得、又說部長的十四歲幼子所得、其時因恐招搖、乃託其女傭俄國婦人出面代領、紛紛傳述、足供談助、但朱家驊氏直至今日、還沒有生過兒子、不用說是長子幼子了、（此與前傳何應欽愛僑之子之新聞同、因何亦未有子嗣也、）且據接近朱氏之人言、家中亦未有俄國女傭、此事不知如何、以訛傳訛、弄得朱氏身上來了、

春秋式的外交狀概

（天倪）

春秋有兵車之會、有衣裳之會、孔子讚賞管仲、說他九合諸侯 就是專指衣裳之會而言、他老先生想必也主張非戰吧、究竟現在的人們、比從前的人聰明、請看各國所邀集的會、其中大國小國的地位、原也彷彿那時候什麼齊侯楚子秦伯、以及邾人莒人鄫人分明得很、但皆是衣冠濟濟、只有壇坫折衝、毫無動武的氣象、實則與會的、凡自恃有力量的人、誰不像曹劌暗挾匕首的樣子、而表面上却是衣裳之會、視當日桓文等劍拔弩張的狀概、巧拙異不可同日而語了、然而有一事很相近、從前所謂盟主的五禁、叫人家不要這樣那樣、按之實際、桓文都不能自踐其言、這到像現在的軍縮問題、一方面說縮、一方面大家盡力擴充、豈不又是五禁之說嗎

□挽葉紅魚先生　（許鐵丰）

海上多奇士。知君獨邁羣。嘔心摛鳳藻。刻骨寫龜文。燕譽飼林重。鴻名遠道聞。惜余歸賦晚。紅雪已繽紛。

冠蓋京華

【二】【九】【四】　【天笑】

□十八□　回家

高小姐要託芳宸在蘇州買糖果瓜子。因此極力的討好，教曾科員存餘的半價券，先給了芳宸。曾科員本來還想說：「且到同鄉那裏討討看，不知道討得着？討不着？」今被高射砲說穿，而且還說看見我皮夾子裏的半價券 這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因說：

『也好！半價券我就送張先生兩張。證章一時却無從設法。好在京滬車一帶，軍事初平，老實不客氣，就不買票。而且還要占據頭二等。査票的請他們到三等車裏坐坐，他還不肯。現在半價現金購票，還算是很客氣的了。』

曹科員說時，便從他一隻蛇皮小皮夾裏，找出兩張火車半價券來，遞給張芳宸。又向芳宸道：

『同事們問起來，不要說是我這裏討來的。』

『討兩張半價券，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就是有那種瞞三瞞四的事，眞討厭。』高小姐將櫻唇一披 大有訓斥曹科員，故意鄭重其事的樣子。曹科員却說：

『你不知道。這種雖是小事，也往往教人爲難。』

九一八之迷信談

〔穎削〕

瀋陽城垣、原建於遼金、淸太宗時曾重修築、城門上之橫額、猶遺有大金天聰三年字跡、蓋淸之國號、雖建於太宗、而是時尙爲金也、城中心爲宮殿、午門東西有牌坊二、曰文德 武功、俗稱東西華門、東華門內有八角形石經幢、陪唐遺物俗稱十面 瀋諺有「見十面」語、卽曾到天子脚下之京都意耳 相傳十面下爲海眼、不可輕自移動、否則主有災異、城內鐘鼓二樓、則呼爲哼哈二將、樓上豎短碣、誌建築經過、無知者流、名曰人從碑下走、指爲瀋陽八景之一、實附會之談、前數年李法權長瀋陽市政、展寬城內各衢馬路、改築柏油、復以鐘鼓二樓、礙立道中、龐然大物、至礙交通、主張拆毀、別建孫中山總理、張作霖元帥銅象各一、當拆鐘樓時、傳有巨蟒出現、鐘重萬斤、工匠焚香奠酒、始得緊下、一時謠言四起、謂不久將有巨變、未出一月、乃逢九一八之厄、石經幢原亦議遷於敎育會內、尙未動工、今仍得保存其原有地位、鐘鼓二樓處、由僞國堅紅綠交通燈、記者亡命滬上、未得一見、回憶二年前今夕、瀋陽雖盛傳風鶴、尙未知大禍卽肇於目前、北大營事起、居民自砲聲中驚醒、猶謂日兵打火操、孰知東北民衆受此火操之賜、乃備嘗顚沛留離之苦、今之思昔、百感縈洄、不知從何說起 執筆記鐘鼓樓事、以補九一八文字之所未及、入每於無可奈何中、輒涉及迷信之語此篇卽其一例耳

本報爭信譽之訴訟

〔記者〕

本報因中國藝術刊行社邵洵美君主辦之十日談旬刊、登載文字、侮蔑本報、特延唐鳴時王陰泰葉俞三律師、在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對邵提起自訴、自訴理由、詳載訴狀、茲將原文列後、以代記載、讀者諸君、可見此次訟案之起因也、

□訴狀原文　爲被告散布流言、妨害信譽、依法自訴請求飭拘嚴辦事、竊被告主辦之十日談、第二期、載有朱霽靑亦將公佈捐款一則後段、謂「前日報載朱子橋先生質李杜將軍、以晶報載李氏談話、有義軍所出收條、只收實數金額六成、而譏爲四六拆 但吾意李將軍決不發表此種談話、一定是小報記者的無實之談、而上海的小報記者、大都爲無聊之人渣、往往擅爲索詐、其載此稿之目的、意在此而不在彼云云、」查自訴人晶報八月八日所載李杜將軍訪問記新聞稿 由負責社友寄來、署名發表、而李杜將軍復朱慶瀾寒電、亦所是認、（見八月十七日時事新報）乃該被告於八月廿日出版之十日談上、竟武斷爲無此種談話、肯定爲記者無實之談、罵記者爲人渣、評報館擅索詐、並推定自訴人載此新聞之目的、在此而不在彼、其所謂在此者、卽指索詐、觀其上下文、便能瞭然、按自訴人報創刊以來 於茲十有四年、雖篇幅較大報爲狹、然取捨新聞、力求翔實公允、從未有以之爲索詐之具、卽論義軍捐欵一節、既載李將軍談話、復載朱將軍去電、（見晶報八月十一日）朱將軍談話、（見晶報八月十九日）若有些微索詐之存心、決無如此不偏不倚之態度、今被告明知其所指摘傳述者爲虛僞、而故意爲之、實觸犯刑法三百廿八條之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三百三十條損害信用罪、應請合併從重判處罪刑、至於自訴人因此所受損失、容俟核算明晰 另案訴請賠償 特此聲明保留 謹狀、

□審訊情形　十六日之晨、本報館經理余大雄君 以法定代理人資格、偕唐鳴時律師、葉俞律師、周孝伯律師（因王陰泰律師赴京、周律師爲複代理人）至第二特區法院刑事第二庭候審、十時半、承審吳方廉推事升座、問余君姓名年齡籍貫及自訴理由畢、庭丁高喚被告邵洵美、無應者、旋有邵之律師起稱邵因感冒、不能到庭、吳推事問有什證明、亦無以答、唐律師駁之謂被告不到之理由、殊非正當、應請依刑訴法第四十條、請求發票拘提、被告律師忽又提出主體問題、邵洵美非「十日談」主辦、唐葉二律師以被告既未投到、本案未能開始審理、辯護人不能發言、且對于主體問題、俟被告到案 自訴人當然有充分證明、於是吳推事諭知改期二十日續審、本館代理律師請承審推事、對於自訴人請求拘提被告一點、予以裁定 被告律師力請免發拘票 保證下次到庭、吳推事乃當庭裁定、被告抗傳卽拘焉、

錦片前程

（三六〇）　恨水

第十八回　三角訂交參商增舊感　一行作吏脂粉效前驅

她將這篇論文前半段文字、揣摸着又加以揣摸、却猜不出一個究竟、因之下半段文字她還不曾去看 毛正義已搶着走了進來了、他笑道、是一個朋友要出一本硬的雜誌、出了這樣一個題目、要我作文章、沒有法子、我只好勉強試上一試、其實與我本人的意思不相干、那毛正方站在王女士身邊、也是慢慢的在那裏看論文、兩隻手腕轉了大衣領子 正好已脫了一半、還有一半未曾脫、也可以知道她把這論文、看到入神、這件大衣、也是毛正義爲了寶珠的事、求她從中撮合才買了送給她的、看到這件大衣就應當想起自己以往熱狂的錯誤、這一種戀愛者可殺論、那還眞不爲過、他一刻功夫、許多雜亂的思想、只管在他腦筋裏起伏着、

飛行家與金龜婿

（阿翔）

昔人詩曰、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又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繹此等詩意 自是怨其藁砧、絕少溫存機會、金龜婿難伴靑春、不若弄潮兒同期白首也、路透電載著名飛行家濮斯特之夫人、勸女子勿嫁飛行家、謂生命將無價値、夫人誠慨乎其言之也、飛行家翺翔霄漢、固無暇聽樂閨幃、惜無詩人以咏之、而夫人所謂生命者、殆人生觀之意、寂寂紅閨、將囤損小腰圍耳、

□彼以槍來此以紙應□

橫幅徵意說

（許鐵丰）

閱報載政府將建築中委住宅一區、評者以爲人民之流離失所者多矣、中央乃興土木爲中委計、殆亦砥勵廉隅之箴乎 鄙意京滬咫尺 深恐諸貴人濡染歌舞昇平之習 曲唱金縷、花唱後庭、故特題爲臥薪嘗膽之室橫幅、聊進箴規而已（見十五日本報）初尙有說乃字存而文脫 遂致小英先生莫名其土地堂矣、

□影星薛玲仙（現代電影聯）□

瑞康號東家庭爭產訟

（杞柳）

瑞康顏料號主趙竹林殿臣聘侯引年暨屏昆仲五人、爲已故顏料大王趙雨亭之子、雨亭故後、皆坐擁巨貲、「各經營洋貨金業等事、近又爲其堂妹金寶所控、訴訟之因、聞當雨亭在日、曾於民國十六年親筆書就十萬元分產證一紙、給其胞姪女金寶收執、至民十七年三月間 雨亭逝世、其時金寶因適茶商程龍川君、尙可度日、故未來領取、及至去冬今春、曾一再向竹林昆仲支取、而竹林殿臣因皆同住城內九畝地、由金寶之女和英挈同一嫗、屢持證至竹林宅中追索、不料此十萬元遺產憑證、乃被竹林方面給回毀滅、致其女和英已蘇憤而自盡、故金寶延董康吳鋆等律師控竹林昆仲於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被告等皆未到案、而十六日午後第二次開庭、竹林等昆仲五人、除國屏以患背疽未到案外、餘均到堂、是日旁聽席甚擁擠、問官錢承鈞推事訊問被告一過、適竹林立堂下、左手撐於腰際、錢推事以有不恭敬處、諭令將手垂下、訊至聘侯、疑上謂其面色無光、若無晦氣、必有嗜好、聘侯乃供素無嗜好、訊至引年時、官命昆仲四人站近案前、諭謂兩造既爲同姓弟兄、和解爲宜 趙氏昆仲唯唯而退、趙方代理律師、內有一翩翩俊雅之少年、聞係卸任推事之魏元彪君也、

□新札樸□　【紫供菴僧】

【】西施姓誤麻沙本

比見貴品、有以西子姓西爲疑者、所疑甚是、但不詳耳、此乃本於蘇集誤字、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住西、麻沙傳刻 誤註爲姓、呂氏童蒙訓、「王氏野客叢書、並已辨之、明、人每不讀書 承紕襲繆、恬不爲怪、甚至類書韻府亦踵其譌、按西氏出西門豹後、於西子殆後數十年、東坡雖不講考據、要不荒陋至此也、又貴晶有以別號稱菴爲尼姑化者、此說未碻、漢明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見廣弘明集及法苑珠林、此尼寺之始也、洛陽竹林寺尼淨檢、城東寺尼道馨、見比丘尼傳、吳縣東靈寺帛尼 見冥祥記、景福寺尼慧果淨因修行等、見高僧傳及冥報記、齊國尼寺、見宋書後廢帝紀 及沈璐侯集、瑤光昭儀明縣魏昌等尼寺、【餘稿轉入第四版】

梅畹華云被綁乎謠

（如是）

北平某報載國光通信社消息、謂梅蘭芳在滬有被綁之說、聞索價二十萬元、現梅尙未被釋云云、記者以在滬之人、並未得此奇異新聞、且梅如果有此事、滬上中外各報、早有紀載、後經多方探詢、始知梅自前月赴莫干山避暑、返滬後、卽擬北返、而平津望梅止渴之人、曾一再函詢梅之行期、有某君者 與梅交誼甚深、旣函招之北歸、更電訊啓程之日、梅以一時無北返必要、故未置覆、因此平津遂有此謠該、以訛傳訛 平津間乃張大其詞矣、

路老

〔上〕　（走火）

路老者、路上老人之簡稱、佛國古時一乞丐之別號也、「其眞姓氏曰紀百稼、譏之者、以其數十年來、日中在街上行走、夜間在露天睡覺、無憂無慮、故以『磊翡額拜希滿』稱之、『磊翡額（Levieux）』、老人也、拜希滿（parChemins）』、路上也、均佛語譯音、本篇題曰、『路老』、求省略也、路老之父、係鄉間極富裕之地主、其生平專事積蓄、卽行路時、偶見木片鐵屑、亦必拾之而歸、謂男子徒手回家、必浪費之徒也 其勤儉可得而知矣、惟路老不肖、父死數月、家產蕩盡、所存者骰子三枚而已、然尙自得意、常語人曰『多產則多累、無產斯無累 勤于工作者壽短、安于自然者壽長、我八十二歲、身體健壯 脚步穩固、皆因不操心所致、雖一無所有、然亦未嘗一日斷食也』、八十二歲以前、路老頭髮全黑、行步如飛、見之者必以爲三十餘歲人也、本地有一梅富之孀婦、每年必强之同居、惟至多一星期、因路老性不愛富而愛自在、久居生厭倦之心、故必設法辭去 並至次年不再赴約、其他貧窮婦女、愛彼者爲數亦不少 所以性之一事、在路老、而、完全不成問題、